

波斯帝國及其文化

張 豐 隆

一、前 言

西元前 6 世紀波斯人所建立的帝國，其領土已經包含當今的伊朗、兩河流域、小亞細亞、東南歐一隅、巴勒斯坦與埃及一帶，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不僅領土廣大，而且有著名的政治創新。各省負責事務的省長 (Satrap)，取代地方上的君王，修築馬路和建造驛站，使得中央更能夠控制著地方，波斯王成為君臨天下與神聖不可侵犯的專制君王。波斯王並且還能做到對於各地區的宗教容忍和經濟自由¹。由於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一世 (Darius I，在位期間為 522-486 B.C.) 的西侵政策和希臘東進的殖民主義勢不兩立，結果即以愛奧尼亞 (Ionia) 之殖民地米理圖斯 (Miletus) 的叛亂為導火線，爆發了世界史上著名的「波斯戰爭」 (Persian War 500-499B.C.)²。這場戰爭不僅在希臘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於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影響更為深遠³。本文旨在探討波斯人如何能發展成為世界史上第一個大帝國的原因、經過和波斯文化對後世的影響。

二、波斯帝國的興起：阿契美尼斯王朝的盛衰

(一) 帝國的盛衰

波斯 (Persia) 源自希臘文的「波西斯」 (Persis)，希臘人指的是現在的伊朗高原地區以及阿富汗的部分地方，波斯人則稱它為「阿利安人的土地」 (Land of the Aryans)。從此而演變出「伊朗」 (Iran) 這個名詞。原先「波斯」和「伊朗」這兩個地名一直是交互著使用。自 1935 年後才將波斯正式定名為「伊朗」。這個地區在波斯未興起以前，已經有其他的文化存在過。在高

原的西南部有伊蘭 (Elam)，這個王國在西元前 13 世紀曾經甚為強盛，首都為蘇薩 (Susa，它希臘文名為 Shuhan)，首都的廢墟位於當今伊朗西南部的德茲弗爾 (Dezful) 的蘇什村 (Shush)，西元前 639 年這個王國被亞述帝國的君王阿舒班尼博 (Ashurbanipal) 滅亡。伊蘭人 (the Elamites) 所用的語言到底是屬於那一種語系，至今未知，但好像與現在印度南部的德拉威語言 (Dravidian Languages) 中巴拉輝語 (Brahui) 有關係。另外，有一種米提人 (the Medes)，於現在伊朗西北部建立了米堤 (Media) 王國，是屬於印歐語系的遊牧民族。他們在西元前 6 世紀和 7 世紀間曾經有一段時期甚為強盛，統有大部分的伊朗 (波斯) 地區。他們的首都在伊克巴塔那 (Ecbatana)，現在名為哈馬丹 (Hamadan)，位在阿溫德山 (Mont. Alwand) 下平原，在德黑蘭的西南西方的 180 哩處，是一個工商業城市，以皮貨與地毯業而著名⁴。經過了一連串長期的戰役，最後的結果變成由亞述 (Assyrian) 國王，提格拉斯、皮利斯三世 (Tiglath-Pileser III) 和他的繼承者幾乎統治了整個近東。然而在西元前 612 年加爾底亞人 (或叫新巴比倫人，Chaldeans or Neo-Babylonians) 聯合米提人摧毀了亞述帝國，亞述的首都尼尼微 (Nineveh) 慘遭劫掠。亞述帝國被分給加爾底亞人和米提人。這時加爾底亞帝國 (或稱巴比倫帝國) 最有名的統治者是尼布加尼撒 (Nebuchadnezzar 604-562 B.C.)，他在《舊約》中被描述成是一個卓越的君王⁵。

波斯人 (the Persian) 原住於米提人的南方，亦是屬於印歐語系的民族。這個地區即是希臘人所稱的「波西斯」 (此地區隨波斯人的擴張而擴大)，波斯人原在米提人的統治之下。西元前 7 世紀他們在國王阿契美尼斯 (Achaemenes) 的統治下日益強大。他的後代居魯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509B.C. 即位，在 500-529B.C. 為整個波斯帝國國王) 於西元前 550 年滅了米提，使它成為波斯帝國中的一部分。後波斯日益強大，因為帝王為阿契美尼斯的後人，因而被稱為阿契美尼斯王朝 (Achaemenids or Achaemenidae)，此王朝統治波斯時間從西元前 550 年至 330 年⁶。居魯士於西元前 546 年征服里底亞 (Lydia)，佔領整個西小亞細亞，許多在此地區的希臘人因而變成波斯的臣民。往後的幾年，居魯士征服了伊朗大部分的領土。最後在西元前 539 年他又征服了巴比倫和肥沃月灣 (即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居魯士在企圖取

得亞美尼亞的戰役中被殺⁷。居魯士在征服各地的過程中，里底亞國王克魯修斯 (Crvesus) 據說曾至德爾菲 (Delphi) 去求神諭 (oracle)，得到他祇要渡過哈業斯河 (the Halys) 就會有一個國家被毀滅的啓示，於是他先發制人，先攻打波斯，結果他自己的國家反被滅亡，里底亞因而變成爲波斯的一省，居魯士也獲得不少錢，因里底亞產金。加爾底亞的末代國王拿布尼爾斯 (Nabondius) 特別崇拜神，常常拿別人的神來保護自己，後來拿布尼爾斯被俘。亞述對被統治者較殘酷，對自己較不利。而波斯則禮拜馬達克神 (Marduck)，實施宗教寬容，將當年被他們俘虜的其他王國的人，讓他們回去重新建國。

居魯士死後，其子甘比西斯二世 (Cambyses II 在位期間爲 529-522 B.C.) 繼承，他在西元前 525 年征服了埃及。同時他也使埃及西邊的希雷尼 (Cyrene) 臣服。他在匆忙自埃及返國準備消滅叛亂的途中死亡。有些記載說甘比西斯被殺⁸。

甘比西斯二世死後，波斯帝國國內曾有短暫的混亂期，最後由大流士一世取得帝位⁹。他繼位後繼續擴張，將帝國領域擴展成爲東到印度，西到歐洲的色雷斯 (Thrace)。他的軍隊在西元前 513 年，利用船橋 (Bridge of ship) 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色雷斯和馬其頓大部分被他兼併。大流士一世與希臘人之間的糾紛始於西元前 499 年。他兩次遠征希臘，失多於得。由於他好大喜功，擴張過度，消耗國力太多。尤其是他對小亞細亞西岸各希臘城邦的橫征暴斂的作風，導致他們的反抗，而雅典又支援各希臘城邦，這使他決心征討雅典而發動了波希戰爭。此一戰爭兵連禍結，直到他死時仍未結束。大流士一世也在失意當中去世。

澤西斯 (Xerxes) 消滅了在大流士去世之前就已爆發的埃及叛亂。爲報父仇，他幾度出兵希臘，尤以西元前 480 年動員了數百萬軍隊，聲勢浩大。但是都告失敗¹⁰。他本人也被自己的侍衛隊所殺。此後，波斯漸衰¹¹。直至西元前 330 年，大流士三世 (Darius III) 被亞歷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C.) 所擊敗，波斯帝國被滅亡¹²。

波斯帝國衰亡之原因，除了大流士以後，王位的繼承者的素質愈來愈差，官僚階級的懦弱，又無法將廣大帝國的境內各民族結合在一起之外，經濟的因素最爲重要。宮殿和後宮的佳麗們消費太大，將徵稅得來的貴重金屬收藏在王

庫內，硬幣的經常短缺造成不良的影響¹³。金幣(Daric)由中央製造，銀幣(Sheckle)由各省製造。另外，准許各地信仰自己的宗教，在巴比倫的猶太人，仍可被奉准送回耶路撒冷，並且還准其建造他們自己的神廟。儘管居魯士的信仰不同於巴比倫人，但他仍宣布他願做馬達克的僕人，並從他手中接受禮物般的王位，這個城市從此變成波斯帝國的首都之一，並且接受他的祭司。因而波斯對各地的統治是建在非常複雜的基礎上。軍事大部分是傭兵，不僅要花大批的錢財，且作戰時也缺乏一種對波斯的向心力。當西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來侵略時，內地的居民大都沒有抵抗心。這也可以說是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¹⁴。

(二)行政的組織

大流士較重要的改革，即是內政改革。他把帝國分為20省（一說21省Satrap），軍隊與民政是分開的，省長掌管民政，不理軍事，軍區與省限並不一致。這樣有些就可作為國王的耳目。地方要向中央貢賦，有時用繳錢的方式，有時則繳實物。後來甚至形成一種包稅制。這種包稅制到羅馬帝國時代才確立下來。大流士為一謹慎而多疑的人¹⁵。他統治期間，交通大為改善，皇家大道(The Royal Road)最為著名。從小亞細亞的薩地斯(Sardis)到首都蘇薩，全長1千6百英哩，沿著所有幹道，在大約一天旅程的間隔，即每隔20公里，設有一驛站¹⁶。其為廣袤的國家置郵傳命，信使日夜奔馳¹⁷，另外，亦有助於商人貿易以及對全國交通大為改善。這條大道，使得本來從薩地斯至蘇薩需2個月的時間，現在可縮短為兩個星期。（有的資料寫一個星期）¹⁸

。因為帝國本身有美國48州之大，也唯有這些措施才能使之結合成為一體。帝國的新都在波斯伯理斯(Persepolis)，位於舊都東方，地勢最高。這是大流士的傑作，因為舊都太熱（一年中大部分的時間皆然），並且大流士也想藉新的建築和雄偉的建築物來達到自我滿足¹⁹。這條皇家大道，總共有111個驛站，對著新都波斯伯里斯向外擴張，對於防衛宮庭以及旅人的旅遊皆有很大的幫助。其他比較重要的路線，如自巴比倫到伊克巴塔那(Ecbatana)，舊米提王國的首都和宮殿的座落位置，一直到東方的伊朗，皆有道路暢通。橋有時做為主要道路連接的工具。

大流士的改革除了內政的改革，並強調設省（即Satrap）以及中央與地

方的關係，驛站、道路的設置、還有帝國國內統治方面的問題。因此，在這裡將對於波斯帝國統治人民的方式及行政上的成就，略加討論。

由於波斯財富之累積，靠的是權力，而不是工商業。因此，影響波斯生活因素的，主要是政治、軍事、而非經濟。波斯帝國的統治結構，上面是一孤單的小島，下面是一片波濤洶湧。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架構。但是也反映出波斯人的組織能力以及統御力的不同凡響。波斯王稱作 *Khshathra*²⁰。此語兼有戰士之意。用戰士稱王，一則，顯示王和軍事不可分；一則，也顯示王之專制。希臘人稱波王叫 *Basileus*。此語即隱含有世間一王之義。波王理論上至高無上，任何人只要他說殺便殺，無需通過任何審判程序，或說明任何理由。不僅如此，他還可把這種權力轉授給他的皇后或皇太后。王對罪犯處罰以打「腳心」，被打者還要感謝「皇恩浩蕩」。

不過，這種皇權至高無上的統治方式，只有少數英明的君主能真正自己實行統治。如居魯士、大流士等。至於其他君主，則整天忙著下棋、擲骰子和追逐酒色之樂。國家大事則委諸少數皇親國戚及宦官。波斯的宦官就如同我們中國的宦官一樣，他們常在宮廷內興風作浪。每一個朝代更迭，他們都會從中作祟。波王有權指定繼承人，通常為諸子之一，可是卻常常失敗。新王的產生，常決定於暗殺或政變。

貴族除享有特權外，並可干預國事。貴族參政，一般有兩種方式。其一、作為宮廷資政。他們的發言，對君王常有很大的影響力。其二、赴封地治理，他們在其封地內有絕對的權力，可以征稅、立法、審判與練兵。

波斯係全國皆兵。15歲至50歲的男子，皆須服役。曾經在澤西斯時期，有一個父親生有五個兒子，四子俱上前線後，向政府請求留一子撐家。結果，最後一子竟被分屍示眾。波斯軍隊由於來源不同，故其裝備亦異。理論上，一個屬國一支部隊。一個部隊的武器有：弓箭、刀矛、匕首、彈弓、盾牌、頭盔、胸甲、鎧甲；動力有：馬、象；隨著軍隊走的有：傳令、司書、宦官、營妓。部隊一般均有戰車。這種戰車在樞軸上一般都裝有又長又大的鐮刀。

波斯部隊均缺乏訓練，主要靠人多取勝。因而任何一部隊，只要組織嚴密，訓練有素，人數雖少，亦可使其潰不成軍。馬拉松與 *Plataea* 之役，即是

如此。波斯的王命即法律，軍隊即權力。不過，王權照例由國王委派其親信大臣代行。

波斯國王之下，有一個 7 人組成的高等法院，其下是一些地方法院。這些地方法院，星羅棋布遍及全國。法官多由祭司擔任。後來，也有女性法官。除犯重大案情，被告於審理前均可保釋。審判的依據，一般為判例。判例是很複雜的。因而一種如同我國一樣相當於「代書」或「訟師」的人便因應而生。他們受原告或被告之委託，收取相當報酬，替人打官司。司法相當清廉，賄賂如被證實，行賄與被行賄者皆是死罪。甘比西士曾把一位貪官活活剝皮。把剝下來的皮，做成坐墊給繼任者坐（繼任者是被剝皮者的兒子）。

輕微犯過，少則 5 鞭，多則 200 鞭。鞭可易科罰金。所罰款項，供法院經費。犯較重之罪，有烙印、使其成為殘廢、斷手足、剜目、監禁及處死等刑。犯一單罪，依法不判死刑。但也有例外，即如：叛國、強姦、雞姦、謀殺、自瀆、焚屍滅跡、私入宮禁、近嬪妃、私坐龍位以及一切冒犯王室之舉動等。處死方式有：令服毒、用樁刺殺、磔、吊（常倒吊）、上十字架、活埋、用大石壓碎、以熱灰悶死與殘無人道的「船刑」²¹。波斯人這些殺人花樣，後被入侵的土耳其人學去，後者又把它轉教給別的民族。

為便於管理及征稅，波斯把全國劃分為若干省。大流士時，每省除省長外，又派一武人、一文人共同治理。武人稱將軍，負責軍事；文人稱監察，負責監督省長與將軍的言行。省長、將軍、監察三者各向國王負責。

省長不但不從國王領薪，而且向國王進貢大筆金錢或物質。省長薪俸乃從他統治之下的人民而來。進貢使波斯財富年年增加。波斯雖然經歷代宮廷 150 餘年的豪華享受，百次耗費不貲的戰爭，及大流士三世逃時帶走的百銀 8 千泰能，至亞歷山大攻下波斯城後，尚餘白銀 18 萬泰能。這筆錢折合美金，即達 27 億之多。不過百姓花這筆錢不算冤枉，因為波斯在地中海世界，除後之羅馬外，可算是歷來政府中最成功的政府²²。

三、波斯文化的昌明

從西元前 6 世紀末開始，繼承新巴比倫帝國而在西亞地區稱霸的波斯帝國，即不斷地設法要將整個希臘世界納入其系統內，對希臘文明造成很多有形與無形的影響。儘管波斯帝國最後被亞歷山大所征服，但是並不因此而完全消除帝國在西亞的影響力。

波斯文化受埃及、里底亞與巴勒斯坦的影響²³。

(一)文字與語言

波斯文字原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可能是淵源自蘇美人。不論蘇美人是否就是最早的發明人，毫無疑問，他們在西元前第 3 千紀 (Millennium) 把文字發展成一種有效的書寫工具。鄰近的民族認識了他們文字的價值以後，將它移借過來後，並加調整，用來書寫他們的語言。於是到了西元前第 2 千紀，楔形文字就流通於近東各地。楔形文字原是一種象形文字。每一個符號都代表一個或一個以上具體事物的圖像，也代表一個字的意義。一個字的意義，即是如圖所示，或和圖像代表的事物密切相關。這種文字有兩種缺點：第一、符號形式太複雜；第二、所需要的符號太多。因而會造成這種文字笨拙而不夠實用。蘇美人為了克服第一種困難，逐漸簡單化和世俗化 (conventionalize) 符號的形式，一直到所象之形，不再明顯。對於第二種困難，蘇美人利用各種辦法減少符號的數量，使它的數目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最有意義的方法，即是用音代表意。例如「𐎶」字是表示「水」，也有表示「在其中」的意思。「在其中」是一種觀念，很難用圖像來表示。蘇美人就想出一個巧妙的方法。與其用另一個複雜的圖像來表示「在其中」，不如用「水」字符號代替。因為這兩個字在蘇美語的發音完全相同。蘇美人就想到假如兩個字的「語音」相同，某字的符號可以用來表示另外一個意義不相關的字。這種文字方式的應用漸多，蘇美文字就逐漸失去了象形的特質，而變成純粹表音的文字²⁴。

波斯人在書寫方面，石刻碑銘，採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公文書契，採阿拉米 (Aramaic) 拼音文字。但巴比倫文字太難，為求簡便，在 300 多字當中，他們只採用 36 個²⁵。這 36 個字經過一段時間的演變，由文字變成字母。這

就是波斯人楔形文字式的字母。於波斯人的觀念中，書寫太文謨謨，不應把時間用在這方面。如有時間應習武、下棋、談戀愛。因此，波斯人在文學方面只有交白券²⁶。

在波斯歷史上，他們曾經使用過很多種語言。大流士時代，波斯宮廷和貴族使用的係「波斯古語」。波斯古語與梵語極為接近。當今英語與它們可說是表親。從下面所列『波斯古語與其他語言血緣示例』即可看出。

波斯古語	梵語	希臘語	拉丁語	德語	英語
pitar	pitar	pater	pater	Vater	father
matar	matar	meter	mater	Mutter	mother
napat (grandson)	napt	anepsios	nepos	Neffe	nephew
nama	nama	onoma	nomen	Name	name
bar	bhri	ferein	ferre	fuhren	bear

波斯古語後來又分為兩支：一支為 Zend 語——《仁德經》【(Zend-Avesta)，另外也有譯成《火教經》²⁷，或《波斯古經》²⁸】，就是以此語記錄而成；一支稱 Pahlavi 語。它是印度語的一種。今天的波斯語，即是由此語發展而來的²⁹。

(二)文學與科學

據威爾·杜蘭 (Will Durant) 的《世界文明史》的說法，認為波斯貴族有時間讀書寫字而不去作。平民因為耕田種地占去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因而只有處於不識不知的狀態。祇教經典盡是鼓勵人從事農業，它強調「萬般皆下品，唯有農民高。」³⁰ 波斯人工業落後，他們認為工藝是下等人所作之事。這些東西讓屬國人民去做，帝國人民利用進貢的金錢易其所需³¹。在科學方面，波斯人並沒有什麼成就。不過在建築和宗教方面卻有其突出的一面。³²

(三)生活的概況

波斯人是強壯勇敢的山地民族。他們係屬於印歐種族，像米提人一樣，可能由俄國南部遷來。從語言和宗教來看，他們和越過阿富汗，後來成為北印度統治階級的阿利安人是表兄弟。大流士在 Naksh-I-Rustam 的一塊石碑上，刻

寫著：「余乃波斯人，亦即阿利安人之後代。」祆教教徒認為他們的祖先來自「阿利安之鄉」(Airyana-Vaejo)。據 Strabo 的考訂，「阿利安」(Ariana) 與「伊朗」(Iran) 是同義語。阿利安區域，一般係指 Araxes 河沿岸。波斯人可說是近東各民族中長得最英俊的。就古代所遺留下的雕像看，他們身材均勻，儀容秀美。臉型長短合適，鼻子挺直。波斯人的服飾，大部分取自米提。他們好像有一觀念，人體除臉外，其他部分皆不可暴露於外。他們頭上束巾或戴帽，身穿衫褲，衫分外衣、內衣，外衣袖子很長。褲也分內外，褲管也很長。腳上穿襪外，還穿鞋子，有的穿草鞋，有的穿皮鞋。在衣服外，一般繫上一條腰帶。婦女的裝束，除上衣在胸部部位有一條裂縫外，全和男裝一樣。王服尚紅。衣、褲、鞋子皆鑲有圖案。鞋子上有紅花式的扣子。男生一律蓄長鬚。髮型初則自然，後也流行戴假髮。男女都極重裝飾。美容成爲一種新興的行業。據說，雪花膏即是他們發明的。波斯國王每次外出打仗，都要裝扮得很漂亮，儼若天神。

波斯土地分屬於自耕農、國家及貴族。國家土地由農奴耕種，農奴爲外國俘虜。貴族的土地概爲佃戶耕種。佃戶每年以收成一部分繳給貴族，作爲地租。自耕農常聯結幾家爲一農莊，協力耕種共有之地。耕田用牛，牛在前，犁在後。犁爲木製，翻土的地方，用鐵作的。灌溉用水來自山上。農作物主要爲大麥、小麥。農家多飼養家畜及釀酒。家境小康者，常酒肉不斷。

波斯人善飲，居魯士曾以酒供應部隊。波斯人常一邊飲酒，一邊論國家大事。Strabo 說：「波斯人以爲酒後得出的結論，遠比不飲酒時所得出的正確。」

(四)工業與商業

波斯人雖不重視工商業，但是對促進工商業有利的發展條件，卻有大貢獻。前面提過，波斯工程師在帝國境內各大都市間修建了許多大道。皇家大道以 parasang 爲標準——一 parasang 等於 3.4 英里。希羅多德 (Herodotus)：「此路每隔 4 parasang 即設一站，站內有宿舍，設備精美，沿途村鎮不絕，治安極佳。」站內亦設有驛馬傳遞公文。規定公文到站，即換馬。自起點到終站旅客要走 90 天。但公文只要 1 星期，即可送達。這種速度，竟然和使用汽

車差不多。在這條路上，逢川設橋，原則上是用擺渡。不但過幼發拉底河用橋，連過 Hellespont（現在的達達尼爾海峽）也用橋。橋修得異常堅固。有人說，就是幾百頭大象從上面同時通過，也沒有問題。有一條起自蘇薩，經阿富汗，直到印度的道路，使得已開發的東方地區財富向波斯源源流來。這些道路原本為便利帝國的軍事和政治活動的聯繫而設。但後來連帶地促進貿易的發展，而文化、風俗、思想觀念，甚至迷信也都有交流的機會。例如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教義，就是從波斯傳出去的。

波斯水路不如陸路交通發達。帝國最初沒有海軍，若有水戰，只有藉重腓尼基或希臘的船隊。大流士為溝通波斯和地中海兩大世界，曾修運河連接紅海與尼羅河。這條運河耗費很大的工夫，可惜他兒子沒有好好維護，不久便被流沙給塞住了。在澤西斯時曾企圖以海軍作非洲環航，但因波濤洶湧，鎩羽而歸。

波斯人很看不起商人。他們認為商場詭詐，君子不應涉足。波斯上層社會認為買賣是卑賤的。波斯把所有生意都讓外國人去作，如巴比倫、腓尼基、猶太人等。他們認為一個人最值得驕傲的，是不管吃的、穿的及用的，皆能自給自足。最初，借貸、還本與取息都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易物品以牛、羊、穀及米為主。鑄幣一直到很晚期才有，仿自里底亞。大流士時曾鑄有一種 Daric 的金銀幣，上面刻有大流士之肖像，它金銀的比率為 13.5 比 1。這種幣制可以說是當今「複本位制」(bimetallism) 之濫觴。Darius 及 Daric 音頗為相近。但是後者並非取自前者。Daric 來自波斯語 Zarig，意即一塊黃金。3000 個金 Daric 合波斯 1 talent³³。

(五)醫學與藥學

醫藥是祭司的專長。祭司認為世間 99999 種病，都是魔鬼造成的。因此，治病的方法有 2 種。一是符咒；二齋戒。有時他們也用藥，但總覺用藥不及用符咒保險。因為用藥有時會出毛病，用符咒則絕不會出毛病。儘管如此，他們的醫藥仍有進展。當阿塔塞克西斯二世 (Artaxerxes II, 404-359 B.C.) 時，醫生已有組織完備的公會。醫生的收費和《漢摩拉比法典》所規定的相當，也是按病家的貧富及地位為準。窮人可到祭司處求治。因為祭司治病是免

費。剛出道醫生，要實習 1-2 年，這和當前各國採用的方式相同。不同的是：他們實習的對象，限於窮人和外國人。經上說：

啊！神聖的造物主，如一位信徒要行醫，在開業時候，當以誰為對象？以崇拜你 Ahura-Mazda 的信徒為對象，還是以崇拜邪神的人為對象？Ahura-Mazda 的回答是：「當然要以崇拜邪神的人為對象。如他為崇拜邪神的人開刀，第 1、第 2、第 3 三個人都因此而死，那就證明他不行，他便永遠不能行醫。——如他為崇拜邪神的人開刀，第 1、第 2、第 3 三個人都因而康復，那就證明他的醫術已夠水準。這時，他可進而醫治我的信徒了。」

波斯人除作戰外，已無餘力從事其他工作。由於征服獲得財富很多，因此，他們所要的東西可向外國買。波斯富麗堂皇的家庭不少，他們桌椅都用金銀鑲邊，地上鋪有柔軟色澤豔麗的地毯。其手中的金杯，桌上的花瓶，幾乎都是外國精巧的工匠做的。

六、藝術的成就

波斯人喜歡唱歌跳舞。他們伴奏的樂器有：豎琴、笛、大鼓、小鼓等。波斯人愛好裝飾。不少波斯少年每當參加公共集會時，耳部、頸部、臂部、都裝點得珠光寶氣的。波斯的珍珠寶石皆由外引進。波斯貴族所佩戴玉圖章戒指，係用他們的原料，由外國工匠加工製成的。波斯王的寶座，全是純金鑄的。座椅、華蓋、支撐華蓋的柱子，全用純金鑄造的，看上去金碧輝煌，使人羨慕³⁴。

波斯的建築是雜揉帝國內的各民族的特色而成的。著名的波斯城 (Persepolis)，建城時，動用了希臘的石匠、巴比倫的磚匠、黎巴嫩的木工、埃及的金工、中亞的寶石匠。這並非說波斯藝術沒有自己的風格。例如波斯的浮雕雖以亞述人的浮雕為藍本，但並沒有完全抄襲其內容，亞述人所喜歡的戰爭與獻俘的場面，波斯人就不喜歡。他們喜歡的是那種帝國內各民族的人，前來向國王獻禮的大場面，表現一種「萬邦和諧」的氣氛。又像波斯城修長的石柱與廣闊的庭院，即使連擅長建築的希臘人也頗為佩服。波斯的浮雕圖圓滑細緻，如〈大流士見客圖〉。波斯浮雕上的士兵，人物造型仍然受到亞述和巴比倫的影響³⁵。波斯比較著名的君主，如居魯士、大流士及澤西斯一世，皆築有宮殿

與陵寢。

居魯士二世的陵寢，就在其宮殿附近的平原上。經無情歲月的衝洗，現在所剩下的，僅是一個臺地。在靠近波斯城的 Naksh-I-Rastam，有一些陵寢，其中有一處是大流士的陵寢，這陵寢像許多印度的神殿，由一座石山雕琢而成。入口有幾個修長的廊柱，兩扇門，進門有一個壇臺，由幾個波斯力士雕像托著。臺上刻著國王敬拜 Ahura-Mazda 及月神景況。目睹此陵寢，令人會興起一種高貴樸素的感覺。

其他波斯建築，幾經戰爭及無情歲月的摧殘，目前所存於世的業已不多。位在 Ecbatana 波斯開國諸王，曾以杉木、絲、鋼、鐵等材料建築宮殿。據說這些宮殿在 Polybius（約當西元前 150 年）時，仍然存在，但是目前連一塊瓦片也找不到。古波斯最引人注目的遺跡，當然是目前日漸展露的波斯城的石階、高臺、及廊柱。大流士建造時規模已夠宏大，後代再踵事增華，自然更可觀。石階連著平原與高臺。波斯人所建的石階推測可能來自美索不達米亞塔型建築的外廊。階與階之間，上升高度非常之緩，而且每一階非常寬，可容 10 人 10 馬並排行走。Fergusson 曾認為：這些石階是「目前世界上所發現的石階中最美麗的」。

石階由高臺兩旁向中央會合，會合處即大門口。兩旁排有人頭牛身雕像若干座。形狀模仿亞述，雕刻頗拙劣。台右側有波斯傑作之稱的澤西斯一世，占地超過 10 萬平方公尺，比埃及的 Karnak 還大，石階兩旁有浮雕。這些浮雕是迄今所發現的波斯浮雕中技術最精細的。其廊具有凹槽，每根廊柱共有 48 條凹槽。柱底呈鐘狀，其上飾有拱葉片。柱頭為花狀，柱身高無與倫比，其中最高達 19.27 公尺。這種柱子在希臘和埃及都看不到，而且柱身有愛奧尼亞式溝紋，比希臘式柱身上的溝紋多兩倍³⁶。波斯城的朝覲殿是由大流士和澤西斯在西元前 520 至 460 年間興建的，高 60 呎，有 3 打每枝高 40 呎的圓柱，有「百柱殿」(Hall of the Columns) 之稱³⁷。

同其他地方一樣，繪畫與雕像在蘇薩只是建築物的附屬品。雕像幾乎完全從外國運來，有來自亞述的，有來自巴比倫的，有來自希臘的。居魯士陵寢形狀，仿自里底亞；細長的廊柱，仿自亞述；列柱及浮雕，仿自埃及；動物柱頭，仿自尼尼微與巴比倫。但是，波斯人的結合力是頗為驚人的。埃及的列

柱，經他們一修改，已不嫌其壅塞，美索不達米亞的牆壁，經他們一修改，已不嫌其厚重。所有建築集合在波斯城，使人感覺到和諧、莊嚴與華貴。

波斯的藝術，經由商人及外交官的描述，希臘人一定非常嚮往。由好奇而嚮往，進而模仿。於是，廊柱、柱頭與飾帶等，慢慢地由波斯移向希臘³⁸。

七) 宗教的寬容

波斯的宗教稱為祆教 (Zoroastrianism)，一般說是瑣羅亞斯德 (Zoroaster, 628-551B.C.) 所創，其實是以古老的阿利安人的信仰為基礎，但去除其多神的信仰。瑣羅亞斯德（希臘文名字為 Zarathushtra, or Zarathustra）的生平所知不多，他可能是出生於波斯西北部，但因傳教並沒有為其故里所接受，乃逃亡東部一帶（其地相當於後來伊朗東北部的喀拉杉省，〔Khorasan〕），當時是波斯人的阿基曼尼王朝的地區，可能是得到大流士的父親維斯塔斯巴 (Vishtaspa) 的信仰而逐漸興盛³⁹。波斯人也同古代人一樣，首先崇拜自然神，尤其喜歡崇拜太陽。波斯的宗教經瑣羅亞斯德加以改良。但瑣氏的著作未曾傳於世，其學說於其死後由其門徒記錄而成《波斯古經》或稱《火教經》或稱《祆教經典》，係用波斯古語寫成，分成 21 卷；寫在 1 萬 2 千張牛皮上，而用金線裝訂⁴⁰。這部經原來只是一本普通的書，祆教徒為表示對其尊重起見，特稱之為 Avesta，即「經」。本來「經」就是「經」，但是因一位現代學者一時不察，遂使它戴上一頂帽子，變成了” Zend-Avesta “經。Zend，是 Anguetil-Duperron，約當西元 1771 年給它加上去的。其實 Zend 這個字，在波斯所表的意思，僅係記載或翻譯此經的語言。至於經，為何稱 Avesta 則不很清楚。也許像吠陀 (Veda) 一樣，係阿利安的字根 Vid 而來也不一定⁴¹。另一說法，在中古波斯文 (Pahlavi) 中，Avesta 是「律」的意思，Zend 是「論」的意思⁴²。這一祆教聖經原是用伊朗（波斯）文所寫的。這一語文類似吠舍時代的梵文。經文的前半部多為讚歌，據說是瑣羅亞斯德受神的啟發而得來，由其信徒記下的。瑣氏的主張代表著一個由多神走向一神的重要階段。他的激烈之處，亦是遭人反對的地方，是他認為傳統信仰中的多神是魔神不應崇拜，傳統的教義，尤其是血祭，也是邪惡的。他所崇信的神，也是最受人尊敬的神，或稱造物主，創造至善之主，即阿舒拉·馬茲達 (Ahura-

Mazda, or Ormazd), 是光與善之神。另外一個製造世間之惡的神是阿利曼 (Ahriman)。善惡之神及其部下, 經常作戰, 但在末日時阿舒拉·馬茲達一定會戰勝。馬茲達之出現, 是取火或太陽之形象。波斯人於山上空曠之處燃火, 禮拜神明, 因此遂有拜火教之稱⁴³。

波斯人相信, 人死的時候, 軀殼屬於惡神, 所以應該將屍體移走, 但不可火葬、土葬或水葬, 以免污染火、土和水。屍體的面部要向太陽, 放在高架上, 不可覆蓋, 用石擊之, 由犬與鳥等動物啖此屍體, 而為人拔除不祥⁴⁴。祆教的教義雖有得救預定論或被選定得救的說法, 但也有的人主張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可以自行決定要犯罪或不犯罪。人死後會因生前行爲而受到獎賞或處罰, 因而亦有高度的倫理精神⁴⁵。祆教主張如果你喜歡誠實, 你就會跟從阿舒拉·馬茲達; 如果你喜歡說謊, 你就會跟從阿利曼。阿利曼是個大騙子, 所有說謊者, 都是他的奴隸。即以這樣的觀念爲基礎, 演化出一系列的道德觀念。如此之道德觀, 可將其簡化爲一句話, 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⁴⁶ 波斯的最後審判, 與埃及的「死者之書」(Book of the Dead) 同樣具有懲惡勸善的效果。

四、結 論

從波斯的興起到波斯成爲大帝國, 以至波斯之沒落, 希臘的興起, 到波斯最後被亞歷山大於西元前 330 年滅亡,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概念:

1. 波斯之所以會成爲大帝國, 有其原因, 例如: 政治上的創新, 省長的設置, 並且給省長有極大的權力, 造成中央容易控制地方, 地方衷心效忠中央, 因此政權得以鞏固。

2. 波斯予其屬國有相當大的自由, 人們生活於和平有秩序的社會中。因而使其屬國的人會認爲波斯的統治者要比他們自己的統治者還好, 加重地方對中央的向心力, 這也是帝國能維持 1 百多年的原因之一。

3. 帝國內道路的修築, 非但使帝國交通方便, 而且影響其國內外貿易的發達。驛站的創設, 更影響到以後歐洲歷史的發展。

4. 波斯政府在地中海世界中, 除羅馬帝國外可算是歷來政府中最成功的。

事實上，羅馬帝國有許多地方，例如政治結構、政府組織、行政方式等，大多取法於波斯。

5. 波斯對其屬國的開明、包容、准許宗教信仰自由與經濟自由，為後世帝國帝國立下了典範。後來的羅馬帝國、回教帝國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都善加模仿。

6. 波斯對後世在建築與宗教方面有其獨特的貢獻。波斯的建築吸取各地的特色，並且還加以適當的修訂，使其變得更多采多姿。波斯宗教的善惡二元論，影響到後世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教義理論及其演變與發展。

7. 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波斯帝國的許多優點，也是造成其後來之所以會亡國的原因。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例如波斯帝國宮廷的裝設之富麗堂皇、美侖美奐，極盡享受之能事，造成政府、貴族們奢侈靡風。

8. 另外，傭兵的設置，使得當波斯帝國與外國發生戰爭時，帝國的軍隊就缺乏效忠波斯的向心力。

9. 西元前 4 世紀中，國內為爭帝位，內部政局不穩，政變迭起，對於地方政府的控制轉趨較嚴，使得人民心生不滿。職是之故，當後來亞歷山大揮軍東向時，波斯帝國國內人民大多沒有抵抗的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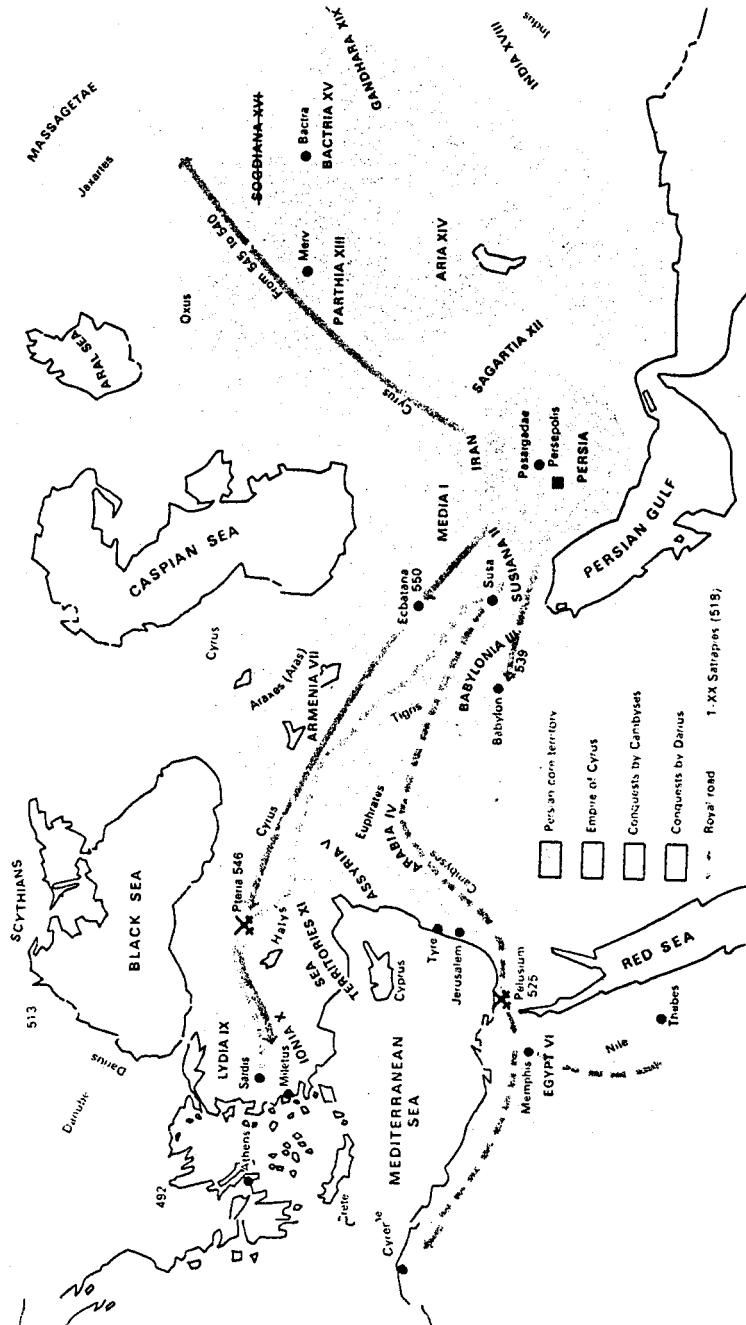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為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

註 釋

- 1 Stewart C. Easton, *The Heritage of The Ancient World*，（臺北：雙葉書店，民國 63 年），頁 105-111；吳圳義，《西洋上古史》，（臺北：三民書局，民國 82 年 2 月），頁 62。
- 2 馮作民編著，黎東方校訂，《希臘城邦》，《西洋全史》第 3 冊，（臺北：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印，民國 64 年 3 月初版），頁 201。
- 3 同註 2，頁 227。
- 4 王曾才，《世界通史》，（臺北：三民書局，民國 82 年），頁 104。
- 5 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Hand book*，（臺北：力行書局出版，民國 59 年），頁 30-31。
- 6 同註 4。

- 7 吳圳義，前引書，頁 62；William H. McNeill，前引書，頁 20-21；王曾才，前引書，頁 104-105；Stewart C. Easton，前引書，頁 106。
- 8 Stewart C. Easton，前引書，頁 106；吳圳義，前引書，頁 63。
- 9 William H. McNeill，前引書，頁 21；Stewart C. Easton，前引書，頁 106；王曾才，前引書，頁 105。
- 10 吳圳義，前引書，頁 63；王曾才，前引書，頁 103。
- 11 王曾才，前引書，頁 105。
- 12 吳圳義，前引書，頁 63。
- 13 同註 12。
- 14 Stewart C. Easton，前引書，頁 106。
- 15 吳圳義，前引書，頁 61。
- 16 同註 15。
- 17 王曾才，前引書，頁 105。
- 18 Stewart C. Easton，前引書，頁 109。
- 19 吳圳義，前引書，頁 64。
- 20 當今波斯王之稱為 Shah，即 khshathra 之簡稱。波斯稱省長為 Satrapes，印度的武士階級稱為 Kshatriya，明顯地與 Khshathra 為同一語系。威爾·杜蘭 (Will Durant)，《埃及與近東》，(臺北：幼獅文化，民國 84)，頁 348。
- 21 取兩艘大小相同的船，上下相合，將犯人的頭及手足露於船外，把飲食給犯人吃，如不吃，則用針刺眼，迫其吃，再以蜜奶灌他，一半在嘴中，一半在臉上。如此經太陽一晒，將引來蛆蛇蟲蟻，由肛門入腹。待人死後，屍體已成千瘡百孔，成為蛆蛇蟲蟻之窟。死得極慢，Mithrdates 自受刑至斷氣，共 17 天。取材自同上註，頁 352。
- 22 同上註，頁 348-354。
- 23 王曾才，前引書，頁 107。
- 24 邢義田，〈楔形文字與蘇美語〉，收入氏譯著之《西洋古代史參考資料》，(臺北：聯經，民國 76)，頁 3-6。
- 25 一說 39 個，出自於王曾才，前引書，頁 107。
- 26 威爾·杜蘭，前引書，頁 345。
- 27 同註 23。
- 28 同註 19。
- 29 同註 26，頁 344-345。
- 30 同註 26。
- 31 同註 26，頁 346。

- 32 王曾才，前引書，頁 107。
- 33 本小節大多取材自威爾·杜蘭 (Will Durant)，前引書，頁 343-347。
- 34 同註 26，頁 374-375。
- 35 蒲慕洲編輯，《高中世界文化史》，(上冊)，(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 85 年)，頁 45。
- 36 威爾·杜蘭，前引書，頁 375-378。關於柱身的高度及溝紋見柳宗玄主編，井上靖、林良一撰稿。中文由呂石明等編譯，《世界之聖城》(Sanctuaries of the world) 之第 3 冊，《波斯的聖地》(臺北，環華出版，民國 70 年)，頁 56。
- 37 王曾才，前引書，頁 107。
- 38 同註 33，頁 379。
- 39 同註 34。
- 40 吳圳義，前引書，頁 64。
- 41 威爾·杜蘭，前引書，頁 357。
- 42 同註 33。
- 43 Steward C. Easton，前引書，頁 109-111；William H. McNeill，前引書，頁 23-24；王曾才，前引書，頁 107；吳圳義，前引書，頁 64。
- 44 吳圳義，前引書，頁 64；威爾·杜蘭，前引書，頁 367。
- 45 王曾才，前引書，頁 107；威爾·杜蘭，前引書，頁 362。
- 46 威爾·杜蘭，前引書，頁 362。



Hermann Kinder, Werner Hilgemann. *The Anchor Atlas of World History*. Vol. I. (N.Y.: Penguin Books Ltd., 1974), p.44.